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六十九回 拐仙首創歸屍 淑女誤嫁蛟精

卻說現今湖南省內，寶慶、常德一帶地方，習俗相傳，有所謂歸屍之法。凡是甲地之人，死在乙方，不但搬柩為難，而經費也非常浩大。便有一種人，專以送屍還鄉為業。他們有一段秘密咒語，用一張引魂幡，掛在自己身上，再向屍身念起咒語，死人自會跟他趕路。遇著打尖之處，將屍體放在外面簷下，面壁而立。若遇渡河搭船，將屍身背下船去，矗立後梢或舟首，如此平安到鄉。雖經一月之久，當炎暑天氣，一點不會變相，也不發臭；卻不能讓他跌倒，一倒之後，立刻臭腐出蟲，不能再起。更奇怪的是屍身一到家門，這一家人便該老早把棺殮預備舒齊。等他到後，立刻棺殮起來，不能稍延時刻。若是停頓一二小時，屍體也便腐化，而不可收拾。大概運屍之法，要算此事最便最省的了。數千年來，相傳至今，盛行勿替，卻都不知創於何時，是什麼人發明出來的。據作書人考察所得，便是鐵拐先生傳授玄珠子送東方朔屍體去海寧的那個符咒。因為玄珠得罪以後，謫貶湘江為鶴，也曾幻化平民，替人做過這事，因此這法子就流傳在湖南省內。但只有湖南省中有這等歸屍的方法，別處是從來沒有聽見說起的。原因是中國人的特性，凡是有什麼特殊的發明，總是祖父子孫世代相傳，不但外人不得傳授，就連自家的女孩子，也不得預聞其事。因為女孩子大起來，終是要嫁人的。嫁人之後，對於丈夫的愛情一深，便什麼秘密的話都講出來了，久而久之，越傳越廣，他這秘法豈非就成了公開的辦法麼？所以中國的習俗，有許多可以有益於社會，拯濟貧病的秘法、單方，終是傳流不廣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再說像歸屍一類的事，看似近於迷信，其實不管迷信與否，只要的確做得出來，可以給大眾試驗，兼且實在是便利人民的事情，誰也不能不信。信到極端的程度，都是應份的，哪裡能夠說他一個迷信？就算真個迷信其事，只要這事的確有使人迷信的價值，即令迷得十分厲害，又有什麼壞處？何況凡事的創始，一定有一種理由在內，不過向來當神秘看待。創之者既僅言其法，傳受者又不能究其理，於是造成一種可使有不可使知的情態來了。這等事情，最足以阻隔文化科學的進步。譬如歸屍一事，說是一種仙法，這話固然不錯。但天下事許有這個理，而未必想出這種辦法。決無有了法子，反沒有這個道理的。何況神仙是千萬人中挑選出來修煉成功的菁華英杰。他們能夠創出便利人民的方法，難道會找不出這等方法的道理來？如果一無理由，這法子卻又從何想出來？小說書上，盡多杳渺恍惚、不可稽考的鬼話、奇說，那是專供讀者酒後茶餘作消愁遣悶之需。

事既無證，當然毫無理由。若是本書所記，各種神仙真跡、高人軼事，大抵□之八九有證據，可以尋覓。尤其如上文所記歸屍一事，至今湖南省內，確實有這事情。又不但歸屍，即上面所言李少君的遮眼術，其人雖死，而遮眼術之術，已流傳於世，各處江湖上人，拿來作變幻把戲之用，也是人人所知的，和歸屍之法，正屬一樣的有其法而不傳其理。因之大好仙術，僅供少數貧苦人作博取衣食的工具，此外就一無用處，也不能推陳出新。變幻神化，益發造成許多便民的方法，這在立法之人，原沒什麼責任。可恨者正是那種最初得此方法的人，或得其法而不向立法人究其理，或得其理而秘不肯宣，久而久之，弄得他們個中人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這是何等可笑可歎可惜可恨的事情！因此我又想到這等方法，假使發明在現時科學家、哲學家手中，不但本人萬萬不肯輕易放過，非要研究一個徹底明白，甚至還要編成書籍，公之於世。世人讀了他的書，又按其已成之法，或者還可以悟出其它的理由，發明其它的事業，或更就前人之法而益加改良，使之精而益精，美且盡善，這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事情。可不是作書人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的體面啊！

空話說多了，怕讀者討厭，趕快說到正文上去。上回說到玄珠子創出歸屍法，將東方朔帶到海寧，又鬧出一場大事情來。

但作書人先要聲明一言，那東方朔到了海寧，經玄珠子遵照鐵拐先生指示方法調理，不久就回覆性靈，身體精神一概照歸。

同時他的謫限也滿，經上帝召回天上供職去了。他的事情，可以告一段落。所謂又鬧一場大事者，乃是專指玄珠本人而言。

玄珠自從輔助東方朔，將李少君斬戮之後，以為老蛟失此臂助，一時不得逞志，對於防範上頭，不知不覺的漸漸鬆懈下來。大凡天下事大都風雲變幻，難以預防。但能事事小心，綢繆未雨，自然比較要妥善一點。尤其是國計民生，地方安危的重要事情，關係越發重大。司其事者，格外要謹慎小心，才能夠消息未萌。

但是說到這一層，也還要作進一步的議論。人之心理，往往在憂患時期，都能謹慎從事。到了風潮過去，波平浪靜，反要不知不覺的大意起來。所以古人說：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」就是這個道理。如今說的玄珠子情形，大致也差不多兒。可是他所鬧的禍，卻也出人意料之外，俗話說大風起於萍末。風雖大，而發源之地卻非常微細。當時浙江杭州城內，有一家官戶，姓何，沒有男人，只剩下母女二人，相依為命。母親胡氏，年已老邁。女兒名叫春瑛，卻生得婀娜娉婷，整齊標緻，那年已是二□五歲。胡氏自顧年高，膝下只此一女，很想找個妥當人才，招贅在家，也好得個半子之靠。無奈高門大戶嫌他們家況衰頹，是個不祥的門第，況且招贅一事，習俗引為恥辱，誰也不願意嘗試。至於低門小戶，又非母女所願。因此蹉跎歲月，把個上好的姑娘，養到二□五歲，還沒有成就良緣。胡氏心中常常鬱鬱不歡。反是春瑛心中，倒以陪侍老母為樂。他說：「女兒嫁人與否，不在意中，但求母親多活個一百多歲，待女兒老來，一同入土歸天，女兒的心願足了。」胡氏笑而叱道：「癡丫頭，這麼大年紀，盡說些瘋話。你娘又沒做什麼大陰功，沒積得甚麼好德行，哪裡能夠活到如許高年？再說，果然如了你的志願，一個人家，活著一對老太婆，生無人顧，死沒人送，到頭來祖宗的香煙不得接續，終究算不得什麼好事。我看此後如有差不多的子弟，但求人品端正，不問他家世怎樣，就馬虎一些，嫁了去完事。你是真孝順我的，就不要□分倔強，這就比同死同歸好得多了。」春瑛聽了，只得點頭答應，說：「聽憑母親作主，女兒決不多言就是了。」胡氏聽說，方才欣慰起來。不上幾時，家中忽然失竊，把胡氏房中的東西，偷個淨盡。報官追拿，蹤影毫無。胡氏不覺流淚，說道：「瑛兒，想這都是因為家中沒有男子，容易啟人輕侮之心。那天的事，別說是賊，就是堂堂皇皇地上門搶劫，你我一對女人，除了拱手奉送之外，還有甚麼辦法？光偷些東西，倒還沒什麼關係。萬一有些非禮行為，叫我女兒如何做人呢？」說到這裡，不覺一陣傷心，大哭不已。

春瑛勸了一會兒，倒想出一個主意來了。因說：「母親不用憂愁。女兒有個計較在此，想賊人膽大，只因我家屋多人少，我們何妨將許多住不了的房，招個妥當租戶，分租出去。我們不求租價怎樣高，但求人家規矩正直，能夠做好鄰居，彼此可以得個照應；就是不收租金，也譬如一進進一間間白白地關起來，那些房子長久沒人居住，也格外容易傾壞，得個正人同居，替我們管管房子，也是好的。母親看這事可行得麼？」胡氏聽了，甚以為是，當下由春瑛親自寫了一張招租的條子，叫下人貼在通衢之中。不到三天，看的人來了不少。不是職業不正，就是人口太雜。胡氏心中，都覺得不大合適。到了第四天，早上忽然來了一個白衣秀士，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態度溫文，語言清朗。據他自己說，是官宦人家子弟，因貪杭州山水清幽，思欲卜居於此。又說，他父親曾做過大官，早已去世。家中尚有母親弟妹，現在建業，待房子租定，不日回去搬來同居。母女二人一見這人體態，心中便有□分歡喜。又聽說是官宦子弟，人口又多，覺得事事合意，便一口答應，借給與他。那人問起租金，胡氏便把自己重在擇鄰，租金多少，概不計較，但憑貴客吩咐就是了。那人也不貪便宜，竟付了百兩紋銀，說是定洋。

等家眷到來，再行議定房租。胡氏見他出手如此闊大，益發深信他真是公子哥兒，謙遜一番也就收下了。問他姓名，他說姓王，名誠夫。說畢自去。

過有半月多些，那王誠夫又來了，說建業那邊，因有許多未了之事，一時不能搬來。本人欲在杭城讀書，擬帶著幾個下人，先行遷來。胡氏和春瑛已深信誠夫是個規矩正直之人，有什麼不許？誠夫大悅，即日就把行李器具運來。都是非常華美考究的東西。何家雖是富家，有許多陳設珍品，但見誠夫的擺設，都還不能舉其名目。誠夫又帶來男女僕人共有□餘人。照這情形氣派，真是□分顯赫。而且誠夫為人，又是非常誠實慇懃。他除了讀書之外，便到裡面和胡氏談談。又說，胡氏的相貌性情，很像他的母親，便拜胡氏為乾娘；和春瑛做了兄妹，既不必避甚嫌疑，二人便得時時見面。兄妹倆日侍胡氏膝下，承歡取樂，把個胡氏欣悅得了不

得。胡氏心中便有招贅誠夫為婿之意。先向他的下人打聽了一回，知道他志大心高，滿意要娶個才貌雙全之女，所以至今未娶。今年怡和春瑛同年，剛剛也是二□五歲。胡氏聽了這個消息，越發大喜起來。因於便中先對春瑛說起這事。

哪知春瑛和誠夫，真是一對兒郎才女貌，雙方交誼雖新，情況已深到了不得。聽了母親的話，不覺粉頰暈紅，訕訕地說了一句：「王家哥哥人品倒是好的。母親看該怎麼辦，就怎麼辦好了。」胡氏聽了，已知女兒心中千肯萬肯。卻不知誠夫那邊，還有甚麼意見。眼前又沒有媒人可托，只有自己一個兄弟，叫何德山的，常常來到這邊，和誠夫見過幾次面。誠夫也跟著叫舅舅，看是很要好的情形。除了這人，也更無他人可托了。

於是著人將何德山請了來，說清這事。

何德山自然贊同，當即跑到誠夫那邊。那誠夫正在房中作什麼咧？德山先在窗外咳了一聲，裡面誠夫早聽見，跑了出來，說：「娘舅，哪兒來？德山挽了他的手，一同進屋，帶走帶笑地說道：「我是特來向你賀喜來了。」誠夫笑著讓座，問道：「娘舅是長輩，說話不得玩笑，我有什麼喜事可賀？乞道其詳。」德山笑著，便把自己的來意說了。誠夫聽了，自然□分欣喜，只說：「瑛妹肯屈嫁我，是決無反對之理。但是身在客邊，一切只好簡便一些。要請乾娘和舅舅、妹妹包涵原諒。」何德山笑道：「大家愛親結親，何爭這些俗套，只要你願意入贅在此，一切都好商量。」誠夫也笑道：「現在同居一宅，事實上早已和入贅一般。將來成婚之後，家母和舍弟等橫豎都要迎養的，兩姓同居，又係至親，還有什麼彼此可分呢？」德山也以為然，回去復命乃姊。胡氏母女都說如此辦法很好。但兩家年紀都不小了，須得早完伉儷才好。德山又至誠夫那邊說明此事。誠夫自然更無不允。乾坤兩宅，既在一處，種種辦事，都□分便利。擇了日子，隨便置備些新房中的器具，也就算了。

其餘各物，好在雙方都是富厚人家，事事現成，更用不著臨時張羅。一應妥帖，待喜期一到，自有許多親友人家前來賀喜。

就是誠夫那邊，雖在客地，也有許多朋友前來，幫忙的幫忙，道賀的道賀。兩家喜事並作一處辦，便也覺得格外熱鬧起來。

三朝過後，新夫婦先向上拜了母姑，然後一同回門。胡氏看看女兒，又看看女婿，見他們的才貌體態，無不相當，正好一對夫妻，不覺滿心窩裡裝著歡喜。兩家既然合一，胡氏心疼女婿，怕他住在外面，下人們不會侍候；女兒又是嬌養慣的，不會服侍人，便替他們作主，搬了進來，同住在一進屋內。外面許多房子，統給一班下人居住。此時胡氏最耽心的是誠夫的眷屬一到，就得將他的愛婿奪去。好似借來的東西，物主要收回自用一般。常時也把此意對女兒談起，春瑛卻甚識大體，覺得倫常骨肉之間，理應一堂團聚。況且同居一室，但隔內外，有甚彼此之分。因此始終沒曾將此話向誠夫提起。

哪知事有蹊蹺，這誠夫盡說眷屬在建業城內，卻始終不見有隻字往還。時時說母親等不久來杭，而一住三年，並不見其人前來。揣測他的情況，可似完全不以家人為念的樣子。胡氏年老識昏，但求婿女常依膝下，於願良足，最好是不容有人將女婿拉開自己面前，也就完了。至於女婿的家事，完全置之不理。春瑛是聰明絕頂的女子，察見丈夫有此特異的景象，焉有不加疑慮之理？每至忍不住時，也常將自己的疑團，微微透露一些。一面留神察看誠夫的狀態。不料誠夫似乎有甚心事一般，很怕他問起自己的家事，便是對答之間，也處處顯出支吾忐忑的情狀。這一來，越發增加了春瑛的疑心。

此時春瑛已孿生了一對子女，所奇的是兩次分娩，都有金龍入夢的異徵。醒來之時，對誠夫說知。誠夫只說：「這是帝王之象。莫非孩兒們將來有九五之福麼？」因恐消息傳出，容易惹禍，力戒春瑛不得隨便告人。春瑛也是半信半疑。又過了三年，二次分娩下來，仍孿生子女各一。而且同樣做有那種怪夢。但是這次夢境較為清楚。他已認清夢中之龍，確和尋常龍形微有不同，而且有一股兇悍之氣，使人見而生畏。醒轉來時，把這疑點又對誠夫說了。誠夫一聽龍形有異，不覺突然變了面色。雖是一般的笑容可掬，和他辯說了一會兒，但從笑容之中，即可顯現他猙獰詭秘的意態。此時春瑛心中，不知怎樣轉念，頓覺丈夫雖然伉儷多年，情深意切，而對於妻子的誠意，似乎還不能□二分的誠摯密切。同時他又感覺到日夜共枕的好夫妻，何以各人心中，還有不能公開的話？莫非丈夫來歷有些不大明白麼？如此一想，驀然把平常許多懷念，一樁樁堆上心坎兒，更覺誠夫這人實在有些古怪。今後倒不可不留心，務要把他蘊而不宣的秘事探索出來才好。定下主意，也不對第二個人說。

偏偏這誠夫倒是個極細心的人物。春瑛生產次男次女之後，就細細地察訪他的形跡，探討他的口風。他始終是一些破綻也沒有露出。獨獨對於建業方面家眷有無這一層，卻因自己說僵在先，竟沒方法可以辯說。每逢母女們說到此事，他就托故走開，或用別的話支吾開去。最後一次，他卻說出一個絕妥當的理由來，據說生母早故。現在建業的是繼母，他陰狠淫悍，是個萬萬不可同居的人物。兄弟是他所生，自然和他一鼻孔出氣兒。

說句老實話，本人來杭，是被他攆逐出來的。從前因為訂親伊始，不便直說。後來屢欲相告，又覺人子不宜謗毀母親。因此一再忍耐，秘而不宣。今既見疑於賢妻，若再不直言，將使卿等疑我為來歷不明之人，說不得，只好從直告訴了你們。說時，看他一語一淚，好似□分悲恨的樣子。這番話，卻說得人情入理，不由母女不信。而且有此一言，更唯恐他這位繼母、幼弟前來杭州，轉要幫同誠夫替想出許多主意，希望永久不見這位太太。這事過去之後，春瑛對丈夫疑團冰釋，愛情愈深。

不道尷尬人弄出來的事情，總不能完全妥當。一天晚上，氣候鬱熱難當。自胡氏以下，至四個孩子，都在後面花園納涼兒。誠夫因不耐孩子們煩躁，獨踞短榻，在那豆棚之下躺著，離開眾人約有百步之遠。躺了一會兒，清風頓起，神意俱爽。

誠夫不知不覺跑到夢裡甜鄉去了。胡氏正逗著一個小女孩玩耍，本沒留意到他。不料豆棚之上原有一條大蛇，相近豆棚之處，都是各種果木，上面又有鳥巢。胡氏生性慈善，向來不准下人們拆毀鳥巢，所以越弄越多，幾乎每棵樹都有一兩個巢兒。這時胡氏忽然想到女婿睡在棚下，別驚動了蛇鳥，弄出意外之事。

想到這一層，忙忙抱著女孩，慢慢地走了過去。哪知走不上□步，但聽得各樹上的鳥齊齊叫了一聲，紛紛地向空中飛去。胡氏不覺罵了一聲道：「這班小東西，膽也太小，我老太太何等慈悲，豈是來害你們的？這般瞎跳幹什麼？」一語未了，又聽得草聲颯颯，蛇鳴嗚嗚，只見一條大蛇，從豆棚上吊了下來，飛也似地向外面游去。胡氏倒點了點頭，拍著女孩肩胛，笑道：「瞧你老子這般貪睡，倘使上面那條蛇掉在他身上，豈不嚇壞了人？」一語未了，正到這豆棚相近，抬頭一看，不覺大叫一聲，把手中的孩子直攢下來，胡氏本人，便向後直倒下去，暈絕於地，口噴白沫，不省人事。小孩子被攢驚痛，大聲哭喊起來。未知胡氏所見何物？為何如此驚怖？卻看下回分解。